



2.

失敗的農夫與木雕的慰藉

1967年，二十五歲的哈古結婚，孩子相繼出生，以務農維生。約三十幾歲時，務農失敗且負債，轉以打零工方式維持生計、甚至賣地始能快速還債。三十六歲時哈古的父親過世，他窮到沒錢為父親辦後事。這位失敗的農夫世襲了頭目的身分則不被族人所普遍認同。直到四十二歲在農夫生涯最困頓的時期，因一次展覽的機緣及在妻子的支持下投入木雕。失敗的農夫與不被認同的頭目，在雙重的困頓下，哈古以最陽春的工具及不用錢的漂流木雕刻，獲得心靈的慰藉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

【本頁圖】

2019年春，哈古與自家庭院長廊裡的大型石雕創作合影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【左頁圖】

哈古家中展示間內的大型木雕，呈現男女之間兩情相悅的真情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攝影提供。

[右頁上圖]

哈古在新竹湖口裝甲兵學校時所攝。照片上標示了「慶祝聖誕 恭賀新禧」、「決定性的戰鬥兵種」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[右頁下圖]

哈古（右），年約二十歲，準備入伍，與童年一起長大的好友合影留念。這位好友五十歲時過世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卡撒發干部落族人重視生活環境的整潔，且處處可見花木扶疏的庭院或街道。1992年卡撒發干部落獲「全國十大環境保護模範社區」的殊榮。圖片來源：盧梅芬攝影提供。



自信青年，堅定所愛

1958年，教會買下聚會所座落的土地並拆掉聚會所。之後少年哈古積極號召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，在自家私有地上用稻草蓋新的簡陋聚會所，是個行動派，也顯露了哈古的領袖氣質，以及他對自我文化的自信。一張哈古自臺東農校畢業後，與聚會所同儕身著美麗的傳統服飾的合照，可見十八歲的哈古清秀的臉龐，有雙充滿著自信的眼睛。

臺東農校畢業後不久，哈古入伍，兵種為步兵。入伍後約兩個月被分配到新竹湖口的裝甲兵學校。當兵記憶最深刻的是可能遇上的意外，例如在楊梅訓練場受訓時，因為當地紅土遇雨濕滑，開戰車時特別危險。當時部隊只有哈古是原住民，雖然不少人會稱他「山地人」、「山胞」或臺語的「番仔」；但同袍對他都還不錯，並未刻意區分彼此。

有時軍中同袍會帶哈古回家裡作客，哈古有兩個經驗記憶特別深刻。一是朋友家有些居住環境其實沒有部落社區乾淨與美麗，這使哈古對自己部落的環境更帶有自信。二是在一位閩南朋友家用餐時，男性吃完、女性才能入座，哈古對此用餐時女性的次等地位和重男輕女的觀念頗為驚訝。哈古認為全家人一起用餐才應是重要的價值與美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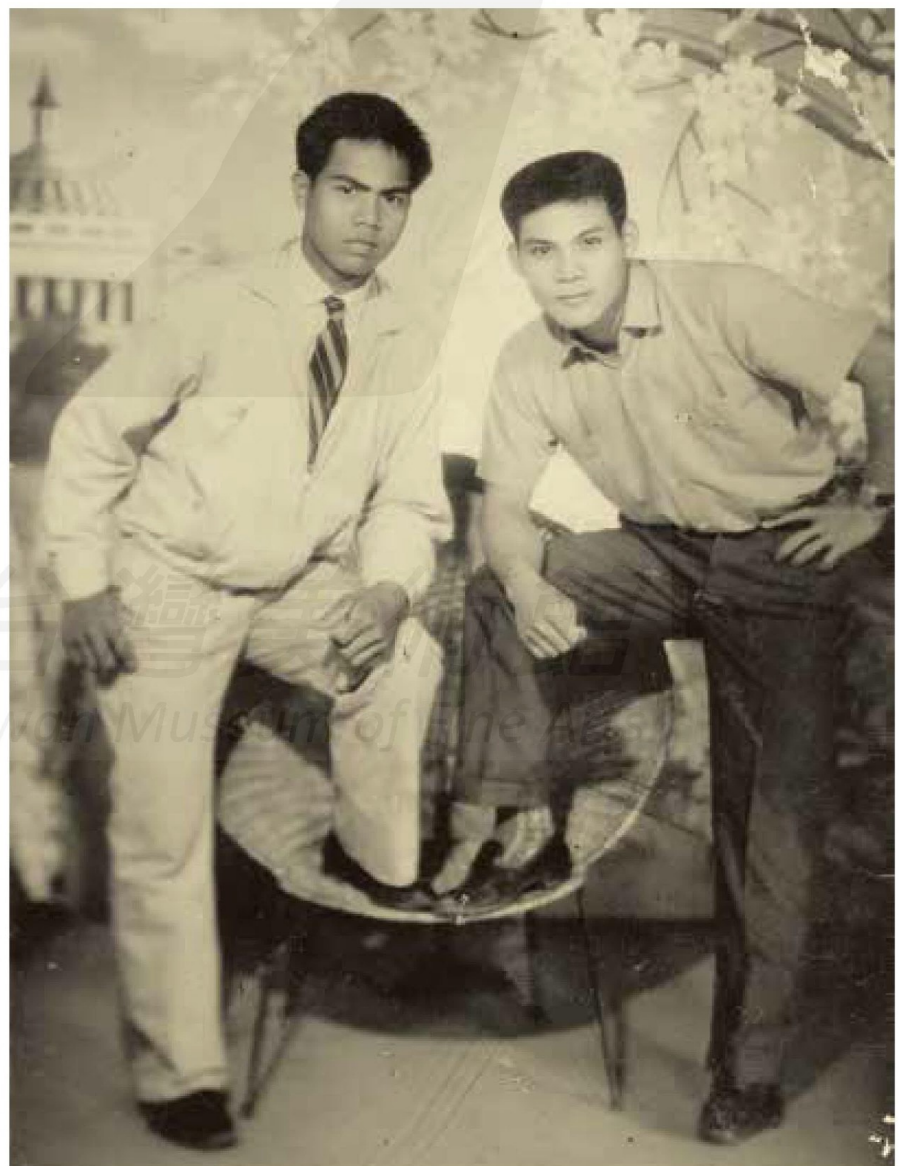
哈古入伍前，就和同村、有著卑南族與漢族血統的洪瑞珠女

士訂親，當時訂親的習俗是用兩瓶米酒下訂。一張哈古入伍前與未婚妻及家人的合照，可見青春時期的兩人猶如一對璧人，哈古有著一雙獵人般的銳利雙眼，妻子則是有雙笑咪咪的眼睛（P28上圖）。

然而，哈古與洪瑞珠交往時，哈古的母親並不是很認同。母親因為經歷過家道中落，除了對錢財缺乏安全感而緊守不放，也希望哈古能娶個高學歷的女子。但哈古不認為學歷特別重要，他喜歡洪瑞珠這樣樂觀又刻苦耐勞的女孩。

洪瑞珠的曾祖父洪國昌於清朝時期與廈門的一群移民來到臺東開墾，並與卡撒發干部落的族人混居。勤奮務農逐漸累積財富，因前、後任妻子相繼過世，前後共娶了三位妻子，家族在卡撒發干部落逐漸人丁興旺。日治時期，洪瑞珠的祖父洪再生就讀臺南師範學校，畢業後當老師，娶卡撒發干部落女子為妻，生下了洪瑞珠的父親洪命福。

洪再生在當時本是那一帶





的首富，家裡還有一輛轎車、擁有廣大的田地；因為幫別人擔保卻被利用，幾乎敗掉全部家產。到了洪瑞珠的父親洪命福這一代，已家道中落。洪命福未結婚前，曾到臺北開計程車打拼餬口，還在大東南亞戰爭時期被日本政府騙到中國的海南島當軍伕。至於被騙之說，因日本政府允諾從海南島回來可以當警察；不過，洪命福自海南島平安回來後，已改朝換代為國民黨統治了。

洪瑞珠父親娶卡撒發干部落的女子為妻，生了六個孩子。當時在水利局當雇工，一個月只有五百元的薪水，養這麼多孩子很是辛苦。洪瑞珠是老大，因為要幫忙照顧家庭與弟妹，又因家庭經濟因素致無法受教育。而日後哈古務農失敗、人生重挫，歷經過苦日子的洪瑞珠，甚至成為家中重要的經濟支柱，和哈古成為胼胝夫妻。



[左頁上圖]

哈古的祖母（哈古父親的繼母）（前排右1）、哈古的父親（前排中）、哈古的母親（前排左1），後排為準備入伍的哈古與其未婚妻洪瑞珠。因還未結婚，所以當時拍照要保持一些距離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[左頁下圖]

準備入伍的哈古（前排中）與親友合影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洪瑞珠女士結婚時和最小的妹妹（左1）與嫁妝合照。姐妹兩人相差約十五歲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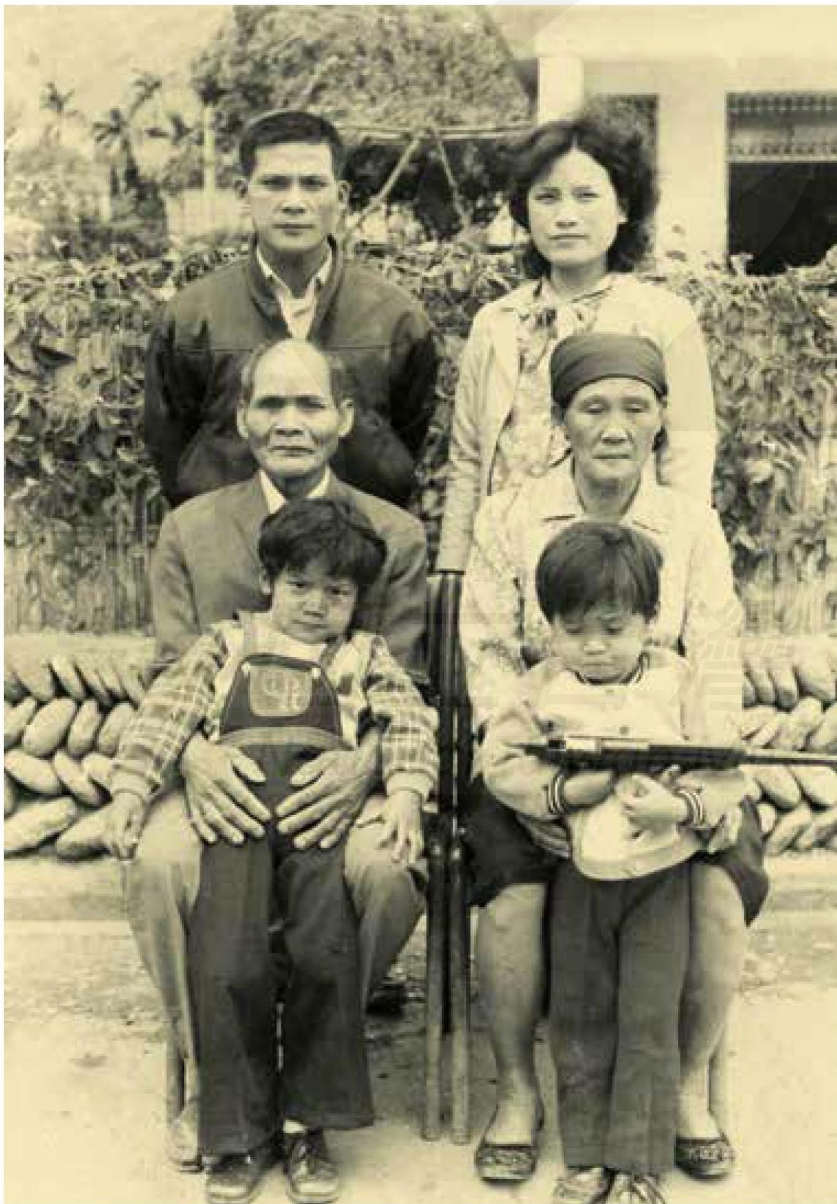
務農失敗

哈古當兵回來後，身為獨子的他，很快地接收了父親的農地，投入了務農工作，沒有特別想到發展美術或雕刻的興趣。1967年，二十五歲的哈古與十九歲的洪瑞珠女士結婚；結婚後，長子陳一傑（1968-1987）、次子陳建宏（1971-）及長女陳美伶（1974-）、次女陳惠美（1976-）相繼出生，么女陳美娟（1986-）則是在哈古四十四歲、剛投入木雕工作時出生。然而，由於這門婚事並未得到哈古母親的贊同與祝福，結婚後婆媳關係並不十分融洽；直到哈古的長子陳一傑於十九歲生日那天因車禍過世，才逐漸開啟了兩人的溝通。

務農時期的哈古，黝黑精壯、略顯清瘦。務農時期還有一段與外省官兵陳水生的深厚情誼；哈古漢名為陳文生，他笑著回憶和自己的名字只差一個字的陳水生的故事。1970年代初期，年約三十幾歲的陳水生，因為臺東知本「開發隊」徵集退役官兵屯墾開發並可分發土地，需至花蓮領取授田證以申請土地。

【關鍵詞】開發隊

「臺東農場知本分場」由前國防部所屬「警總開發第二總隊」築堤開發而來，故一般習稱為「開發隊」。1971年，國防部以「育兵於農」徵集退役官兵五百餘人，組成「農墾示範大隊」加入進行屯墾開發。



但陳水生沒錢買車票而好友又不願意幫忙，只好求助於哈古。哈古的協助讓陳水生順利申請到屯墾的土地，有段時間還寄居於哈古家，一起開墾新土地。

從此陳水生感恩不墜，每年過年都會給孩子們大紅包以表心意。後來他賣掉開發隊的土地，到西部從事鞋子外銷，還帶領哈古的長子擔任鞋子的設計工作。這是大時代下，不同族群接觸、了解後的動人情誼。

哈古種過稻子、香瓜、鳳梨、竹子、檳榔花、菊花、葡萄、高麗菜、百香果與西瓜等，甚至還養過蠶，但投入的心血常是血本無歸。最慘痛的損失是鳳梨與西瓜。1960年代，種鳳梨在臺東可算是盛極一時的農產業，西部果農甚至自動組團到臺東實地觀摩，曾被稱為「西部果農到臺東留學」，致使西部鳳梨產業也急速擴增。1971年，外銷鳳梨罐頭創新高，哈古隨之投入種植鳳梨看似自然不過；然而，他卻剛好遇到了大時代因經濟轉型、導致鳳梨產業沒落的當口。

當時哈古種的鳳梨品種是加工用品種，主要供應臺東知名的「大



哈古與次子陳建宏於2013年收穫祭合影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山發」鳳梨加工廠，當時由政府輔導開廠。然而，遇到了1970年代的臺灣經濟起飛，工商業快速發展，農村人口漸漸流向都市，隨著工資上揚，鳳梨生產成本提高，臺灣鳳梨罐頭逐漸失去國際競爭力，漸漸被泰國、象牙海岸等國取代。

上游的公司較快掌握資訊與政策，較能夠趕緊搶先一步躲過經濟風暴，臺東兩大鳳梨加工廠「興業」與「大山發」於1976年後先後關廠，「興業」則轉至印尼開工廠。而農業下游的底層勞工如哈古，掌握資訊不及，則被大時代的經濟洪流所吞噬。鳳梨本來一斤可賣到三塊半，準備收成時，卻跌價到一斤只能賣到一塊、甚至兩毛；連採收都划不來，只能任其爛在那兒。

種西瓜則遇到天候因素，致使臺東西瓜收成比屏東慢；消費者多買屏東的，待哈古的西瓜成熟待賣時，只好以底價賣出。而實際上哈古

【左頁上圖】

哈古（後排右1）與家人合影。妻子洪瑞珠（後排中）、同母異父哥哥的妻子（後排左1）、父親（前排左1）、母親（前排左2）、同母異父的哥哥（前排右1）抱著哈古的次子陳建宏，年約三歲。哈古的長子陳一傑（前排坐地上者左2），年約五歲、同母異父哥哥的孩子（前排坐地上者左1）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【左頁下圖】

哈古（後排左）與家人合影。妻子（後排右）、父親（前排左）抱著長子陳一傑（年約五歲）、母親（前排右）抱著次子陳建宏（年約三歲）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並沒有種植西瓜的經驗，只是看到別人種西瓜賺錢，就躁進、莽撞地下去投資。沒有獲利，那投資下去的錢與勞力就這樣白白地流走。養蠶則是運氣不好、也可能是判斷失誤；本來已經談妥將生產的蠶絲賣給一家收購公司，故放心的種了一甲多地的桑樹，蠶也養得不錯，卻遇到收購蠶絲的公司倒了。

約1973至1974年期間，年約三十二歲的哈古，遭到嚴重的農業失敗。哈古以當時愛國獎券最高獎金，來比擬損失的慘況。哈古回憶他記得1970年愛國獎券最高獎金為二十五萬臺幣，哈古卻虧損了二十八萬。

面對務農失敗的虧損，哈古得先借錢還債，每個月還要還三分利息。先是妻子外出打零工，例如拔草、疊荖葉；隨後哈古也不得不一起以打零工方式維持生計，包括幫人割稻、種生薑、種荖葉，以及採檳榔等，不放過任何打零工的機會。然而，當時日薪約二百五十元，打零工又不穩定，還債和還利息的速度太慢，只好乾脆賣地。當時賣掉約一甲地，又因為急需用錢，只好賤價售地，苦不堪言。

家道中落

在這幾乎傾家蕩產的重大打擊時，孩子都還很小；在養兒育女的重擔下，1978年，又遇到哈古的父親因腦溢血突然過世，享壽七十四歲。那時，哈古窮到沒錢處理父親的後事。還好當時岳父從遠洋回來，和岳父借錢，才得以完成後事。

父親過世後，三十七歲的哈古世襲了頭目的身分。父親在世時，並沒有對哈古交代過特別的頭目交接儀式；但是會在日常生活中，教導哈古頭目所負責的祭儀。然而，隨著外來政權的影響日深，在學歷（教育程度）與政治地位等新的價值觀下，世襲的頭目身分已不見得讓族人信服；而當時哈古這個失敗的農夫，頭目身分只會加重旁人對他的輕視。

務農失敗後，哈古出席地方婚禮或慶典等公共場合時，總須面對長輩或旁人的指指點點、酸言酸語、指責或諷刺，例如你就是野心太大或太貪，才會把家敗掉、才會落到這種下場。面對譏諷、嘲笑、不諒解、看不起，哈古



哈古務農失敗後至祖先發祥地反省，當時的哈古面貌消瘦憔悴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羞愧地想要躲起來，也儘量避免出現在公開場合；面對家人的憂心與家庭生計，他的心裡更是難受與煎熬。

而從小受過苦的洪瑞珠，在家庭最困苦的日子裡，則陪伴著哈古、堅韌地照顧家庭並分擔生計，例如凌晨3點就要起床忙著洗衣服、做飯；忙完家務事，緊接著出外打零工，尤其冬天寒流來襲依然得早起，在冰冷的田水裡工作，特別地難受與難過。

院子裡的咚咚聲：木雕的慰藉

哈古停下腳步，反省自己。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在田野間駐足或走到寂寥的角落。此時此刻，沒有人安慰得了自己。想起耕耘有成的父親，更是悲從中來，悔恨敗掉家產、敗掉頭目家族的尊嚴；想起受到族人尊敬的父親，在自己最失敗的時候離開人世，內心更是充滿著愧疚。



【上三圖】
哈古雕刻作品的材料——漂流木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在生活最困頓、人生最低潮的時候，哈古自覺必須停止借酒澆愁，隱約覺得必須做些自己真正有興趣的工作，心靈才能強壯到排開旁人對他的閒言閒語。

哈古選擇了雕刻。為什麼選擇木雕？比起畫圖、紙筆，哈古對刀與木頭有著特別深刻的感情。「刀與木頭離不開求生與生活」，哈古說。刀與木頭從來就與生活緊密相關，從小就需要常常用木頭燒水煮飯、製作工具、搭建房舍；而刀是劈砍木頭的重要工具。

漂流木更有一種薪傳的意涵。過去由於取火不易，在聚會所中，會讓漂流木持續燃燒不滅，長者可烤火取暖、族人可取火苗使用。哈古以漂流木雕刻，正是希望表達這種相傳不絕之意。另外，卡撒發干部落的祖先，曾以平面雕刻祖先像並放置於聚會所；但這些過去的事漸漸被族

人遺忘，身為頭目的使命感，使得哈古希望可以透過雕刻記錄部落的生活、文化與歷史。

沒有學過木雕、也不懂雕刻工具的哈古，先是以隨手可得、最簡單的工具和不用錢的材料雕刻——美工刀加上漂流木；之後則是使用蓋房子的鑿牆工具克難雕刻。哈古利用晚上的時間慢慢摸索，也是一種鍛鍊心靈與「游於藝」的狀態。院子裡的一角，成了哈古心靈獨處的小空間；夜晚裡咚咚的雕刻聲，成了哈古抒解內心苦悶、心靈的慰藉。然而，有時雕刻到太晚而被鄰居抗議太吵。

沒想到，這一刻就刻出了濃厚的興趣。哈古當時還以椰子樹幹刻了一組頭像椅凳（P.36-37），每一個面貌都不同，從作品已可見哈古雕繪人像的造型掌握。這組作品現在仍擺在哈古所創辦的「部落教室」。哈古幽默又頑童般地笑著說：「坐不上別人的頭，可以做一些來坐坐。」



約1973年，哈古的好友從遠洋帶回一棵椰子樹苗。哈古的父親種在家裡的後院。在他父親過世後，由於椰子樹長得太高、葉鞘掉下來危險，於是將它砍掉，刻了頭像椅凳。

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打開雕刻的窗

哈古的父親過世約六年後，1984年，四十二歲的哈古參觀了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於臺東社教館展出的「臺東山地文化藝術展覽」。看到展覽的木雕作品，哈古覺得自己的作品很不一樣；不久，他也從報紙上讀到政府鼓勵原住民藝術發展、鼓勵原住民從事藝術工作的訊息。

參觀完文物展、看到政府鼓勵原住民從事藝術工作後，哈古久久

哈古以椰子樹幹刻的一組頭像椅凳，每一個面貌都不同。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



哈古與自己以椰子樹幹雕刻的一組頭像椅凳合影。圖片來源：哈古提供。



袁志寬於花蓮亞士都飯店擔任
駐飯店雕刻師時的作品。
圖片來源：盧梅芬提供。

不能忘懷。他反覆思索著自己中年失敗的人生，到底要選擇什麼樣的職業、什麼樣的環境來發揮自己的才能？那個從小深埋心中、卻沒有環境發展的美術種子，似乎被喚醒；那個時時縈繞在心裡的父親的叮嚀、身為頭目家族後代的文化使命感，彷彿有機會透過雕刻使之實踐。

「要不要把握這個波流？……這是一個機會！」哈古反覆思索後，雕刻的慾望更加強烈；因此與家人溝通，希望投入更多時間來雕刻。然而，周遭大多數親友對這個強烈的想法並不以為然。在當時這個典型的農業社會中，親友們甚至以務農所著重的勤勞，來解讀雕刻是一種逃避務農的懶惰行為。連哈古的母親也如此認為：「那是小孩子玩的玩具，不是大人要做的事情。」

而此時，哈古的妻子成為重要的支持者。妻子告訴哈古：「你有很多祖先的故事，要把他刻下來，讓每一個部落族人都能知道。」妻子的支持，讓哈古

更堅定地要以雕刻記錄文化的信念。哈古將這一年視為自己打開雕刻之窗的關鍵年，雕刻正式走入了他的生命。

為了精進雕刻，哈古更為渴望得到專業的雕刻工具。但他當時沒有多餘的錢購買工具，並間接得知可透過雕刻班認識、學習與取得雕刻工具。哈古曾拜訪在臺東市公所開木雕課的Eky（林益千，1952-2003），Eky是當時臺東少數具有雕刻技術的人。然而，此課程是白天上課，哈古

白天必須農忙而作罷。後來又得知Elky的父親袁志寬（1922-1996）在花蓮也開設木雕班，袁志寬曾在花蓮亞士都飯店擔任駐飯店雕刻師。然而，此課程只有在星期六下午半天開課，如去上課，交通費與住宿費就讓哈古吃不消了；哈古只好情商主辦單位，若可以提供雕刻工具，允諾可以在家如期做出主辦單位要求的成果，以供成果展展示。就這樣哈古如期繳交作品，並於花蓮成果展展出。

此後，哈古儘量維持著白天打零工，晚上利用完整時間雕刻的生活模式。然而，剛開始雕刻的時候，還要幫忙照顧大兒子的女兒，常常要背著小孫女雕刻；因為小孫女出生後四個月，她的母親就離開這個家了。家人也擔心哈古晚上花過多時間雕刻，睡眠時間減少，白天怎麼有力氣從事農務？有時因為雕刻而太晚睡，隔天若要打零工，哈古還是會咬著牙起床。哈古尤其喜歡遇到下雨天，可以正當地不用農忙。

做自己喜歡的事，哈古的心情有所轉變；學會了慢慢放掉過去的比較與雜念，雕刻時，他的心靈獲得無限的平靜與喜悅。

袁志寬於花蓮亞士都飯店擔任駐飯店雕刻師時的作品。
圖片來源：盧梅芬提供。

